

# 草木之约

□ 杨秉旭

这次赴南山,是事先约定好的。从2022年南部山区碳汇林建设项目建设正式启动以来,年年如是。

四月的凉州,春寒还未褪尽,风里裹着清冽的凉意,却已藏不住草木萌发的温柔。经高坝、黄羊,一路越往南行,地势悄然抬升,远处的山峦轮廓愈发清晰,空气也变得清新起来。约莫一个小时后,一片蓬勃的绿意跃入眼帘——碳汇林基地到了。

我们此行有三项任务:给林木灌溉、在山坡上植树、调研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

浇水需爬上山坡,山是浅山,很缓的那种。记得项目刚刚开工建设的时候,这里还是一座土山,没有任由绿植,后来修了蓄水池,引来了活水,如今的山坡早已被绿意铺满。

爬上山坡时,有同事惊呼:“快

看,地皮菜!”我以前只听说山里有蘑菇,后来才知道还有木耳、虫草,此刻见这暗绿色的碎碎的小东西,就像纽扣一样紧贴在湿润的泥土上,倒有几分像缩小的木耳。后来上网一查,它的学名叫普通念珠藻,也叫地耳,专爱待在潮湿的地方,难怪得了这么一个贴切的名字。

浇水的间隙,我环顾四周,只见山坡上栽满了易于成活的经济林木——樟子松、山杏、油桃、云杉、沙棘、山楂树、沙枣树等。松树们挨挨挤挤,新长出的松针毛茸茸的,就像挂在树上剪得齐整的绒线头,在微风的吹拂下散发出一种清冽醒神的芬芳。山杏呢,也是高耸着树冠,披拂着早晨饱满的阳光,透下来斑斑驳驳的碎影。偶有山风穿过林隙,整片林子便簌簌作响,荡起阵阵松涛,仿

佛大山的呼吸,深沉而绵长。

再往前行,广袤的草甸上,野花烂漫,就像打翻的颜料盘撒满了整个山坡。红的是石竹,紫的是地丁,黄的是蒲公英,它们以野性之姿,毫无保留地绽放着生命的力量。一只不知名的彩蝶翩然而至,在花从中流连,翅膀轻轻震颤,吻过一朵野花又滑向另一朵。完成了浇灌任务,我们又来到“同心林”保墒护绿现场。远处的山坡上,工人正挖掘树坑。近处,无人机嗡嗡作响,虽然一次只能运几株树苗,却像给这片土地插上了翅膀,比人力多了几分壮阔的声势。看看工人们的装备,竟还有钢碗瓢盆。与一位工人交谈,他擦了擦额头的汗说:“午饭就在工地上吃,抢在这好时节,能多栽一棵是一棵。”

熟悉流程后,我们先挖树坑。荒

坡之上,水贵如油。为确保成活,树坑须挖得深些。接着覆土围堰,扶直苗木放入坑中。为使根系与土壤充分接触,需将苗木轻转一下,再用脚踏实土层。随后在苗周拢起一圈土埂,以利蓄水。浇水后,再在湿润处覆上地膜保墒。如此,成活率方有保障。

完成栽种任务后,我们便驱车前往南部山区碳汇林观景平台。沿途的彩色山路随着山势蜿蜒曲折,宛如一条系在山间的锦带。我们在公示牌前驻足细读,由此,对项目发展与规划有了更深的了解——除了经济林,后期还要发展林下养殖和中药材种植呢,通过“林—禽(畜)—花—游”观光产业园模式,实现绿化目标,提高森林覆盖率。

站在观景台上,透过望远镜眺望远处的群山,视野豁然开朗。南边的山峦被绿意浸透,蓝天白云下,山坡

上牛儿悠闲地吃着草。生态好了,听说野兔、雉鸡、岩羊也来这里安了家。

返程时,我驻足回望,山头上那些草木已是绿莹莹的一片。忽然觉得,这些山间的草木,原是大地最寂静而恒久的知己。它们不言不语,却以千万种姿态,将生命的本真与丰饶,默默赠予步履匆匆的旅人。今日山中一晤,我携回满怀草木的清气与斑斓,仿佛读懂大地写给天空的密信——字字是绿,行行含光。这无声的馈赠,足以涤荡心尘,让人在喧嚣世途中,怀揣一片山野的清明。

明年我还要来南山,再赴这场与草木的约会。那时,想必先前栽种的山杏和山楂已经结果了吧。而那片刚刚栽种的新苗木也都扎根了根须吧!还有山脚下那片芍药花田,彼时定会以一场盛大的花事,迎接我们的到来。

料峭,破冰的战马  
铮铮。

问归期,茫茫风雪里。  
无归期,缓进追春去。

胡音,散在一丝雪线下的风中

乡愁,落在茫茫草原里。

此去,用铁蹄踏破飞鹰的翅膀。  
此去,用一颗麦子  
筑起蜿蜒祁连的长城。  
用金甲,  
盛,一杯葡萄美酒,  
牵,一队胡商骆驼。  
沿着流水,向着太阳  
向东去。

叮咚,  
是一滴雪山澄澈的泪。  
从坚石的面颊滑下,

无垠的彩,便生长起来了。  
等到细细密密的叮咚  
变成潺潺,  
春天来了。

脱下金甲,就不再是战马。  
身前是牛羊,  
背后是炊烟。

一件羊皮袄子,一顶帐篷  
勾勒一个家。

风啊,  
有时是东方涌来,  
有时是西边漫下。  
于是

有风的地方,就是

家。

## 悬泉置遗址(外一首)

□ 朱彦

安静的风从祁连山走来  
在遗址旁与来往的游人握手。  
砖瓦、马厩、烽燧  
仍把心跳镶嵌在戈壁  
历史的一角似在等什么  
简帛简牍沉默太久,终于  
要说话,千年的文明交流史  
成为文献,成为焦点  
邮传快马度量着时空  
荒芜中某种精神还在蔓延  
悬泉置曾经走散的  
荣光再次聚拢。  
塞外边关的词典里  
是开放与坚守。丝路繁华拥有  
相向而行的蓬勃之力  
千年未重生蝶变,如今  
自信地递交一份  
厚重答卷,等待在  
新时代被批阅,渴望  
那些久远的故事被拥抱

### 邮驿快马

一匹红鬃烈马奔驰  
在悬泉嘴几口粗气  
继续踩踏古老岁月  
马背颠簸着细君解忧的  
思念,柔弱的肩上扛着  
沉沉使命……

一声长嘶喊回历史  
解读茫茫黄沙。一杯沧桑的  
边塞故事跨越河西走廊,迎面  
撞得我久治不愈的  
乡愁  
突然痊愈

## 眺望村庄

□ 景协民

海拔2626米的观景台上  
可以看到山沟里  
熟睡的孩子一样安静的村庄  
山坡上情绪饱满的庄稼  
远处郁郁葱葱的松林和  
天空中无所事事的云朵

坐在廊道尽头的亭子里  
我想让摄影师给我照一张相  
我不能辜负大自然  
精心雕琢的一段时光

## 云华山游记

□ 杨天赋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一些地方,不经意间拨动心弦。于我而言,西和云华山便是这样令人魂牵梦萦的所在。

一个阳光正好的日子,我踏上了前往云华山的旅程。当云华山的轮廓渐渐映入眼帘时,我的心弦不由为之一颤。它宛如一位遗世独立的巨人,屹立在天地之间,又似一幅浑然天成的水墨画,在蓝天白云下晕染出独特的意境。

一条小路仿若丝带般在山间蜿蜒盘旋,引领着我一步步靠近这座神秘的山峰。沿途山花烂漫,五彩斑斓,嫩绿的小草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举目远眺,只见山峰高耸入云,孤峰绝壁四面凌空,而那独特的丹霞地貌,在岁月的雕琢下,形成了一道道奇异而又壮观的景观,每一处褶皱、每一块岩石,仿佛都在默默诉说着光阴的故事。

穿过牌楼,沿着山间栈道缓缓攀登,脚下的石阶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圆润,每一步都仿佛能感受到光阴的沉淀。栈道两侧古木参天,枝叶相互交织,宛如一把把绿色的巨伞。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细碎的光影。偶尔有几只小鸟在枝头欢快地跳跃鸣唱,那清脆悦耳的声音,为这宁静的山林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生机。

越往山上走,景色越发迷人。峰回路转,一座古老的庙宇映入眼帘。

听

□ 胡忠喜

秋

习惯了从树顶筛下来的蝉鸣伴随着星星点点的绿荫,习惯了池塘边此起彼伏的蛙声送来晚风阵阵,不知不觉间夏日的喧嚣逐渐趋于平静,好似少年一个转身眼中就已有了沧桑。

对于秋天,人们似乎有着精微到毫厘的敏锐,却又保持着十足的钝感。感受到一缕涼意时,人们总要一边摩挲着胳膊,一边不可思议地感慨道:“天一下子就凉了啊!”只是,即使过了立秋,有人仍固执不肯相信秋天已悄然至。

其实,秋天到底从何时走进了人间,只需闭上眼就能听到它轻快的跫音。好比一场盛大的交响乐,当一些音符越来越弱而新的乐器开始寥寥响起,一个全新的乐章也即将开始。而开启新篇章的声音就是蟋蟀们“窸窸窣窣”的叫声。

不同于蝉鸣高高地挂在树上,蟋



# 百花

第3343期

陇原秋歌

〔中国画〕

张宪文 作

## 焉支花谷

□ 文子

微风过时,整条山谷便浮动起彩色的涟漪和异香。千年前唐人“燕支山下莫经年”的叹息,此刻在花瓣的颤动中如轻吟的墨舞。

进花谷,谷中唯有流水与鸟鸣,偶尔传来游客的一串笑语,但很快又被山谷的静谧所吸纳。沿河边曲径下行,水流渐细如银链。杨树如伞、柳丝如线,青杏随风在枝头摇摆。

往前,路边停着车辆,好几处依水的树荫下坐了人,休闲笑语。三五个孩子在水边嬉闹,如此曼妙的情景与大自然完美融合在一起。下河的卡通大猩猩小广场也不寂寞,前来的游客有的在猩猩前留影,有的三三两两地在树下纳凉。爬上旁边的小山,寺沟水库的水在蓝天骄阳下泛着绿色涟漪,仿佛镶嵌在焉支花谷的一颗绿宝石。偶尔有野鸭嘎嘎地从水面掠过,若桨叶激起一道道白色的水花。

焉支花谷的奇妙,在于它把

历史的凝重妙化为生命的轻盈。匈奴的牧歌、唐人的诗行、村落的炊烟,被溪水糅合成滋养万物的沃土。而今新添的文旅景致,终要在这些古老土地的年轮里沉淀出新的根系。

此刻,向导正讲解红蓝花的现代加工工艺……农是根基,文铸精魂,旅通经脉,当游客带走一罐胭脂花酱时,带走的何尝不是一捧活化的史诗?离开花谷时微风缓起,满谷花枝俯仰如灿。所谓桃源不在避世的孤绝,而在人间烟火的生生不息。

回到县城时,焉支巷子的灯笼次第亮起。麦秆编织的胭脂盒在摊位前陈列,匠人指尖翻飞,将红蓝花汁浸染的丝线绣成“阀氏妆”图样。孩子们举着刺玫果糖葫芦奔跑,甜香漫溢街巷。灯光缓连成河,流过新建的仿古檐角,恍惚与唐朝诗人杜审言笔下“红粉楼中应计日”的时空交叠。盛世华章,焉支花妍,而今却在游人的笑语中重获新生。